

典籍寻微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

仲宣是王粲的字,其曾祖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王粲在长安见蔡邕,很受蔡的赏识:“此王公孙,有异才,吾不及也!”王粲名列建安七子,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柳亚子在解放前夕,曾写诗《感事呈毛主席》,大发牢骚。毛主席在和诗中曾有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柳呈毛主席的诗第二句为“说项依刘我大难”,此处的

岁月如歌

上了年纪的我整天没啥事干,什么都写。牛羊粪有什么可写的,臭哄哄的?No,牛羊粪对我来说值得去写,它伴随着我的童年时光,更有许多酸甜苦辣。其实吃草的动物粪便不臭,牛羊粪更是如此。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我才七八岁,生活比较艰苦。卫辉市狮豹头公社处在一个穷山区,靠天吃饭,每年到四五月份,青黄不接,吃饱都很难,基本上吃玉米面粥、红薯,偶尔吃点玉米面馍,白馍只有到春节才能吃上一两顿。那时有个玉米面馍、红薯就不错了,能吃饱就算是个富裕户了。我们家孩子多,又穷,清早、晚上大部分都是玉米面粥放红薯,偶尔大人下地干累活,母亲在玉米面粥里再煮几个玉米面小饼,让大人补充体力,小饼没有小孩子的事。菜呢,就是腌了多年的老咸菜,或是用大盐腌了多月的山韭菜。那个年代的我,生活中也没有觉得多苦,因为各家各户都是那个样。

我们家有壮劳力四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那时成年男劳力每干一天活,记一个工(其实年终分配时按工分算账,一个工也就两毛钱),成年妇女干一天活记八分,十分才算一个工。每户按工分多少,到夏秋两季时分粮食,年终算总账。分棉花和少量的食用油,也按工分算,劳力少工分就少。那时我小,下地干活,一天累得够呛,才给我记三分,干一天活还挣不到一毛钱。母亲就说:“你别下地干活了,还不如去拾牛羊粪蛋呢,拾一斗交给生产队还记一个工。”于是,我农闲时经常约几个关系不错的小伙伴跟着羊群跑,满山转悠拾羊粪蛋。

别看拾牛羊粪,这活也是非常有点门的,它需要找到羊拉粪的规律和机遇,才能拾得多拾好。不然的话你就拾不到,或者拾不多。

一是每天早上,羊刚出圈上山坡的路上,羊粪比较多,也好拾。因为羊在圈里卧了一夜,一出圈上坡就容易拉,这个时候要赶上时间点。有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去羊圈门口上坡处等,羊刚出圈那几十步远你还不能去拾,那是生产队的,生产队每天安排有人打扫收集。只有离羊圈口远一点,才允许拾,但比羊圈门口少多了。我们几个小伙

“一作驴鸣”也深情——《世说》说(三)

公羽

“依刘”就是指的王粲到荆州依附刘表一事。王粲虽才华出众,但因外貌丑陋遭冷落,始终未获重用。《三国志》中说他“容状短小,形陋通脱”。所以,最后王粲还是选择了曹操为自己的老板。文中的文帝,指的是魏文帝曹丕。此时曹丕还只是魏王曹操的世子,距离当皇帝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世说》是后来人写的,所以称“文帝临其丧”。

《世说》中还有一则说好驴鸣的事。王济生前喜听好友孙楚学驴叫,王济死后,孙楚去吊孝,说“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然后是“佻似真声,宾客皆笑”。启功先生写文章

说:“注意到汉字有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王仲宣死后魏文帝及宾客因王好驴鸣,所以“赴客皆一作驴鸣”。启功先生接着说:“为什么要学驴叫?我发现,驴有四声。这驴叫有ēng,ěng,èng,正好是平、上、去,它还有一种叫是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启功先生还说:“后来我还听王力先生讲,陆志韦先生也有这样的说法。”

王仲宣好驴鸣,是好听?好叫?还是好听又好叫?刘义庆没说,我估计是二者皆好。至于启功先生说的魏晋人喜听喜学驴鸣,与汉字四声有关的,我们肯定不能说错,因为启功先生毕竟是大家。

牛羊粪和我的童年生活

杨连业

伴疾手快跟着羊群屁股后拾。拾了一段时间后,羊粪就越来越少了。等到羊群上山坡了,第一个拾羊粪的高峰期就结束了。看看我们几个小伙伴双手沾满羊粪,黑乎乎的,再看看小篮子里半篮子羊粪蛋,心里也乐吱吱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二是到夏秋季,因为雨水多,天气炎热,地面潮湿,羊是不进冬天的羊圈的,恐怕得得温湿病,都把羊关在亮圈(其实就是在山头选较平展的一片地用石头垒起围栏)里,或者留住在山头上,那里凉快,不潮湿。夏天的羊,夜里一般不卧土地,都是卧在山头平展的石头上。我们几个小伙伴一是打听羊在什么地方过夜,二是按放羊人的习惯和规律去山上找,结果都有很不错的收获。我有一次遇到一件倒霉的事,拾回袋子,里面,几只小伙伴一是打听羊在什么地方过夜,二是按放羊人的习惯和规律去山上找,结果都有很不错的收获。我有一次遇到一件倒霉的事,拾回袋子里,比原来少了许多。因别的小伙伴都下山多时了,我自己也没有心思再返回去拾零碎的羊粪了。

三是绕着羊圈四周拾,我们村生产队有几百只羊,农历五月后就会进入亮圈。每天羊出圈时门口羊粪比较多,因为那里离村子比较远,再加上是山坡,队里没法收集,那个时间段那个地点我们便经常光顾。

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好到山上较远的凉水泉拾羊粪,但到那里后,发现羊粪很少。因为天气炎热,那个地方有水,又比较凉快,小孩贪玩之心驱使,我们就玩了起来,揪石头,捉虾米,打水仗,玩得非常开心快乐。眼看着太阳西下,才发现篮子里还空空如也。这可怎么办,空手而回还得挨抄?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小伙伴说,咱们不行到白头尖队里的羊圈里捧半篮回家不就行了吗。大伙一想,这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我们来到离村子四五里远山山顶上白头尖队里的一圈外观察,而后一窝蜂地跳进羊圈,拼命地捧呀捧呀,每人弄了不满一篮子,又相互帮助递出篮子,跳出羊圈,美滋滋地走在下山的路上。谁知刚进村头,就被小队长拦住:“你们几个调皮蛋,叫你

们拾羊粪挣工分哩,你们可倒好,到队里的羊圈里拾了。走吧,到大队去吧!”到大队部后,大队长吵了我们一顿,问我们做得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承认了错误,有个小孩都哭了。最后队长拍着那个小孩的头说:“别哭了,今后不许这样干了,快把羊粪送羊圈里吧。”就这样,我们几个低着头含着泪,把羊粪送到村东头的羊圈里了事。

想想那几年拾羊粪,我挣了不少工分,多少为家里减轻了一点负担,也产生许多可笑可泣的往事。

说过拾羊粪再说拾牛粪,那个时候生产队的牛每到夏秋农闲季节,都会被赶到村后北岭上去放。北岭海拔大约三四百米,上面地势平坦,青草厚实,放牛的把牛往山上一赶,十天半月不用管,只是每天上去看管而已。牛吃在上面,住在上面,时间长了,会产生许多牛粪,它是很好的烧火做饭燃料,一点就着,非常方便,还不冒黑烟,不起灰,用起来又干净又方便。现在西藏、新疆、青海等牧区少数民族群众,取暖做饭还用它。

初秋的一天下午,父亲让我和他上山割草拾牛粪。他拿着镰刀和扁担绳,我挎个大篮子跟在父亲后面就上山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到达山顶。站在山顶,俯看山脚下的村庄和层层梯田,再看看村前的大水库,我的家乡是多么壮观美好呀。父亲也坐在石头上喘气,吸吸他那宝贝一样的旱烟,烟雾从他口中悠悠地飘向天空。稍稍休息,父亲就找了一片草厚的地方割草去了,我便去山顶四处找牛粪,东一泡,西一泡,风干的我就放在大篮子里;湿点的我就用手把它翻过来,晾在石板上;半湿不干的我就拾成一堆,等下次来时挑下山。那时民风很纯正,在大山顶上,只要你们堆起的牛粪是没有人去动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的大篮子就装满了干牛粪。这时父亲也割了许多草,我过去帮他把前时割的已经干透的草,一搂一搂地抱过来,然后一层一层地放到绳子上面。草层快垒到父亲胸部高时,他用身子一压脚一踩,让我把绳头穿进绳扣里,再把绳头递给他。只见他脚踩绳捆,手拉绳子猛一用力,顿时高高的草捆就减少一半高度。父亲把两捆草捆

但因此说一定对,我还是有些疑惑。

在王粲的葬礼上,有没有念悼词我们不得而知,但“赴客皆一作驴鸣”却写得分明。曹丕贵为世子,其地位显赫自不必说,其“同游”“赴客”想来也不是一般平民,如此场合,如此身份,“皆一作驴鸣”,证明了魏晋人率真通脱、不拘一格。当然,今天我们学驴叫固然不必,也不妥,但是装就好吗?还是要学会用中国话,用汉语的表达方式说中国人的事情,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大可不必在所有场合都周吴郑王、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真实的形象,生动的语言,亲和的姿态,不亦宜乎?

绝壁公路依旧吓哭新手机,但村口大爷会远远给你打手势:别靠线,靠心。2024年,1900万人涌进来,把82亿余元现金留在了太行山。这些落到生活里,就是新开的民宿让老板娘学会说“晚安”,快递小哥把无人机当驴使,将山货直接拎到江浙沪的餐桌。

全域旅游化听起来像口号,实际体验是:从八里沟到轿顶山,一条新晋高速把“一小时圈”焊死,上午看冰挂,下午泡温泉,夜里回村吃炒不烂子,一天把四季过完。我胳膊酸痛,毕竟走了四五里山路,挎着一篮子牛粪呢。

我有一位挚友赵哥,有一年在辉县石门水库钓鱼,因天气炎热,水深鱼情不好,一上午没有钓到几条会回事的鱼。吃过午饭,他看见水库边有几头牛正在吃草,旁边拉了几堆鲜牛粪。他突然发奇想,走过去把牛粪及土和在一起,揉成七八个拳头大的糅团,用撮网提到水边,用力抛向钓点处,然后洗手吸烟等待。半个小时左右,只见钓点像开了锅似的直冒泡,赵哥断定大鱼进窝了,赶紧换上鱼食,抛向钓点。不一会,浮漂慢慢下沉,最后猛地黑漂,赵哥猛一拉竿,好似挂住石头,鱼竿顿时弓成半弧状,鱼线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几个回合下来,大鱼终于被拖上岸,目测有七八斤。赵哥赶紧又挂食抛竿,又是一个黑漂,溜鱼。就这样,他一个多小时钓了七八条大草鱼,累得赵哥瘫坐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钓了,不钓了,太累了!”可当他准备走时犯了难,这么多鱼再加上钓具怎么也背不动,况且石门水库坡陡林密,很难走。最后没有办法,只有去和放牛的人商量能否帮忙送一。山里人厚道,看赵哥确实背不动,答应送他到公路边。就这样赵哥背着钓具和放牛人抬着几十斤鱼,艰难地向公路边行走。等他们到公路边时,两个人都累得喘不过气来。赵哥拿出一根烟递给放牛人,并从鱼护里拿出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鱼送给他,再三表示感谢。

牛羊粪和我的童年生活有割不断、抹不去的纠葛。这里有快乐也有眼泪,有欣慰也有沮丧,有收获更有我童年实实在在的丧失。

牛羊粪是个宝,农民生活离不了。牧民做饭炉火旺,庄稼有它产量高。

履痕处处

辉县半年记

于礼文

“住不起郑州,回不去县城”——很多人卡在中间喘不动气。

一对平原老夫妻干脆把退休金扔进辉县,月花三千零五十元,一住半年,并在朋友圈写成“太行山日记”。

这不是逃离,是顺手捡回喘气的权利。辉县的好,先说最俗的:便宜。菜市场口一把野韭菜两元钱,房东按季度收租还会顺手送柿子。

可真正把人摁住的,是刚出炉的山水和刚出锅的人情。百泉湖干了的又满,像老大爷拧开水龙头,一夜间飘回“北国小西湖”的名头;药贸街的老药工把山楂切得纸片薄,一边报价一边教你泡水喝别超过60摄氏度,怕酸了客人的牙。

绝壁公路依旧吓哭新手机,但村口大爷会远远给你打手势:别靠线,靠心。2024年,1900万人涌进来,把82亿余元现金留在了太行山。这些落到生活里,就是新开的民宿让老板娘学会说“晚安”,快递小哥把无人机当驴使,将山货直接拎到江浙沪的餐桌。

全域旅游化听起来像口号,实际体验是:从八里沟到轿顶山,一条新晋高速把“一小时圈”焊死,上午看冰挂,下午泡温泉,夜里回村吃炒不烂子,一天把四季过完。

百泉湖泉水复涌那天,本地人比游客还激动。有人蹲在湖边抽烟,烟灰掉

四季风铃

一屈绿意

张中杰

晨光还未完全刺破中州古城的晨雾,黄花建材市场的“兵哥”凉皮店早已亮起暖黄的灯光。三十八岁的王炳揉了揉揉熬夜的双眼,将最后一袋精选的高筋小麦粉倒入不锈钢盆中。他的手掌布满老茧,那是十二年来与面粉、竹屉打交道留下的勋章。

清水顺着指缝注入面粉的瞬间,一场生命的交融悄然开始。王炳半跪着搅动面团,像抚摸初生的婴儿般轻柔而坚定。他特意购置的山泉水净化器在角落发出细微嗡鸣,这是他对“绿色安全”最偏执的坚持。面团在他的掌心逐渐苏醒,晨光恰好爬上窗棂,为面团镀上一层琥珀色的光晕。

“炳子,该蒸皮了!”妻子的声音从隔壁传来。王炳利落地将面团分成小块,每个剂子都经过电子秤精确称量。他采用独创的“三叠揉面法”,面团在反复折叠、按压中变得韧劲十足。竹制蒸笼早已备好,笼屉底部垫着新鲜采摘的荷叶——这是他从老家带来的灵感,荷叶的清香能中和面粉的燥气,赋予凉皮天然劲道筋力。

蒸汽升腾的瞬间,王炳的神情变得肃穆。他揭开蒸笼,用自制的铜制刮板将面团均匀铺展在笼屉上,动作快如闪电。这些年,他的手臂早已形成肌肉记忆,刮板划过的弧度、力度都精确到毫米。当蒸笼再次合上,他守在灶台前,眼神紧盯着跳动火焰。这火候的掌控是核心机密,多一分则皮硬,少一分则不成型。

等待的间隙,王炳开始调配灵魂

人间真情

女儿的童年趣事

郎玉凤

童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里面有追逐嬉戏的身影;童年是一首清脆的歌,回荡着无忧无虑的笑声;童年也是一本翻开便不舍得合上的书,写满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在我生命里,女儿的童年,是画中最明亮的那抹色彩,是歌中最轻盈的那个音符,是书里最让我心头柔软的一章。

她啊,是个古灵精怪的小“魔女”。当别的小姑娘抱着洋娃娃、穿着蓬蓬裙时,她却像个活力满满的“假小子”,痴迷于一切跑跳攀爬的运动,家里从此成了她的探险乐园。

她那份与生俱来的韧劲,早早便显露出来:一岁半逛上海外滩,她摇摇晃晃地坚持自己走完。五岁爬泰山,我才爬到三分之一就已气喘吁吁,她却一边高喊坚持到底,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一步步把我“拖”上了南天门。

不到八岁,她开始练习射箭,才练半年,居然敢对阵专业选手,眼神专注,弓弦轻响,与冠军仅一环之差。这个风风火火的小姑娘,身体里仿佛藏着用不完的能量。

记得女儿三四岁那会儿,一个晴好的午后,她在小区里和小伙伴们畅玩。几个孩子眼馋不远处的观景平台,总想着爬上去俯瞰整个小区的模样。可平台的台阶比他们的个头还高,小伙伴们踮着脚尖、拽着栏杆试了又试,怎么也爬不上去,最

水里都不舍得弹——“怕惊着泉眼”。百泉湖一满,苏门山的书卷气也跟着浮上来,写书法的大爷把桌子支到水边,写就一幅“山高水长”直接送给游人,落款还热乎。

药香也没停。山楂、连翘、丹参、从山披蹦进工厂,切片、装茶包、压成药丸,一条龙在县城里跑通。合作社新上的设备窸窣作响,工人多是隔壁县来的,口罩上方眼睛笑成月牙——地不荒,娃不远的,就行。老手艺没丢,只是换了姿势:薄壁瓷瓶还在院里挂,像下雪;沙窑柿子还在房檐晾,像挂灯笼,只是多了二维码,扫一扫,能逛到广州。

古村也活了。凤凰山村的石头房被登记“不烂灰”,祠堂改村史馆,门楣磨到发亮,坐一会儿屁股都是历史。拍石头乡、西平罗乡那些藏在云里的村子,通路之后,年轻人先回来的是摄影师——拍奶奶编草鞋,拍爷爷晒玉米,拍完上传抖音,点赞比谷子多。门楣上“耕读专家”四个字,被夕阳照得通红,像刚出锅的酥糖。

那对在太行山住了六个月的平原老夫妻说,在这儿住久了,山会替你把时间掰碎:早上被鸟叫醒,中午被柿子砸头,晚上被湖水晃醒。钱没攒下,血压却降了。他们准备再续半年,理由简单——在这里,咳嗽都有回声,像是有人答应。

辉县不治疾病,它只是把“活着”两个字,写得大一点,让你看清笔画。

有感而发

“藏”在细节中——从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细微服务所想到的

毛德胜

听说内镜检查时如果遇到息肉,就用仪器随即切除了。所以,对于从未动过手术的我来说,做一个小小的全麻胃肠镜检查竟让自己不由得紧张起来。然而,更使我有点慌乱和摸不着头脑的却是检查前的手续、程序、交叉检查及注意事项。

若是住院期间做这个检查,一切安排得清清楚楚、妥妥当当,分项进行就不是个事儿。而我是想结合单位年度体检进行,想把去年和今年的职工体检费合到一块儿用掉,费用若没花完,就用剩余的部分再做几项其他的检查。做胃肠镜时,如果遇到要切除的息肉,再从本人的医保卡上另行扣费。因此这一套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站在导医台前,拿着体检选项表,我傻了眼。这时,身着白大褂,正在大厅忙碌的体检中心主任梁文辉看到我犹豫难的样子,忙走过来问个究竟。了解我的意图后,他当即安排服务台的一名女医务人员负责协调联系。这位女同志热情招呼我先坐下等候,转身便立即和本院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她仔细核算后,从体检费中扣除胃肠镜检查费,剩余部分又为我安排了几个体检项目。其中几项与胃肠镜前要求吻合,可“一检两用”,既作为常规体检项目,又能满足内镜术前需求。后来我向旁人打听,才知道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医务人员叫白占宏。

一切手续办好,没等我开口,实在忙得脱不了身的小白又找了一位姑娘,对她说:“这位老先生年纪大了,一会儿要在这里里检查,一会儿还要跑到百米以外的门诊大楼内镜科评估预约,肯定不熟悉,你就领着老先生服务到底吧。”姑娘满面笑容地接过检查单子,爽朗答道:“没问题,跟我来吧。”“你贵姓?”我边走边问。“叔叔,您就叫我佳佳吧。”从楼下到楼上,从这屋到那屋,佳佳领着我逐项体检。体检人多,每到一处,佳佳便立即替我排队,从不加塞,尽管她认识各屋的医务人员,也不搞一点特殊,并让我先去其他科室做项目,因此节省了不少体检时间。体检中心的项目做完后,佳佳又带我到百米外的门诊大楼内镜科办理了胃肠镜检查的评估和预约手续,还主动帮我取药,并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了做内镜前的用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姑娘叫秦佳佳。佳佳名如其人,服务真“佳”。

当时,我曾琢磨是不是领导有交代,才对我另有照顾。为此,自己特意操心观察,发现佳佳在带我来回体检过程中,碰到过好几位老人,不管谁上前询问,她都笑脸相迎,待如亲人。对听得不太明白的,干脆直接把话人托付给相关科室的医生,她才放心。

对此,我曾事后找到梁文辉表扬小

白、小秦几位医务人员,梁文辉却说:“医患一家嘛,这真是我们应该做的,没有特别照顾您,对谁都一样啊。”他还介绍道,与体检中心签约合作的单位有几百家,每年前来体检的就有十几万人。这些人中啥情况的都有,对那些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他们都尽最大努力给予特别关注和服务。“无论上下班,我的手机总响个不停,都是前来看病体检的人,见面次数多了,和我添加了微信,处成了朋友。”这位年近50岁的主任边聊边再三叮嘱我,刚做过胃肠镜息肉切除,一周内怎么饮食,一个月内要注意什么,随后还专门打电话询问我做了内镜后有无不适反应等。当我再来取体检结果时,小秦、小白等医务人员竟一眼认出我来,不知道情况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呢。

现在错峰体检已成常态,天天来这里检查身体的人络绎不绝。那么,这种颇有温度的拓展、延伸、细微服务,是偶尔还是经常?为此,我又单独来了两趟,暗中仔细观察,发现这个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人对外来者亲如家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者更是关照有加。我还发现,不少患者询问梁文辉什么病找哪个科室的专家时,他竟能立即说出这些名医生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来。原来各个专科大咖的手机号都装在他

的脑子里。

优质服务,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它不在轰轰烈烈的承诺里,而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体现或隐藏在浸润人心的细节中。一个甜美可亲的微笑,一场和颜悦色的沟通,一句心领神会的回应,一次待如家人的善行,看似微不足道,却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被珍视、被尊重时的那种幸福,这便是“细节”赋予优质服务温度与力量。细节是服务的放大镜,可照见医务人员的初心;细节是信誉的黏合剂,能搭起医患之间情感的桥梁;细节是无差别的试金石,沉淀出了优质的口碑。细节无言,却最有力量。当然,这些细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于这个体检中心的精心哺育,源于医务人员的人格修炼,源于他们对患者的深度洞察,源于“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服务理念,源于这些白衣天使的情怀和格局。



榴花